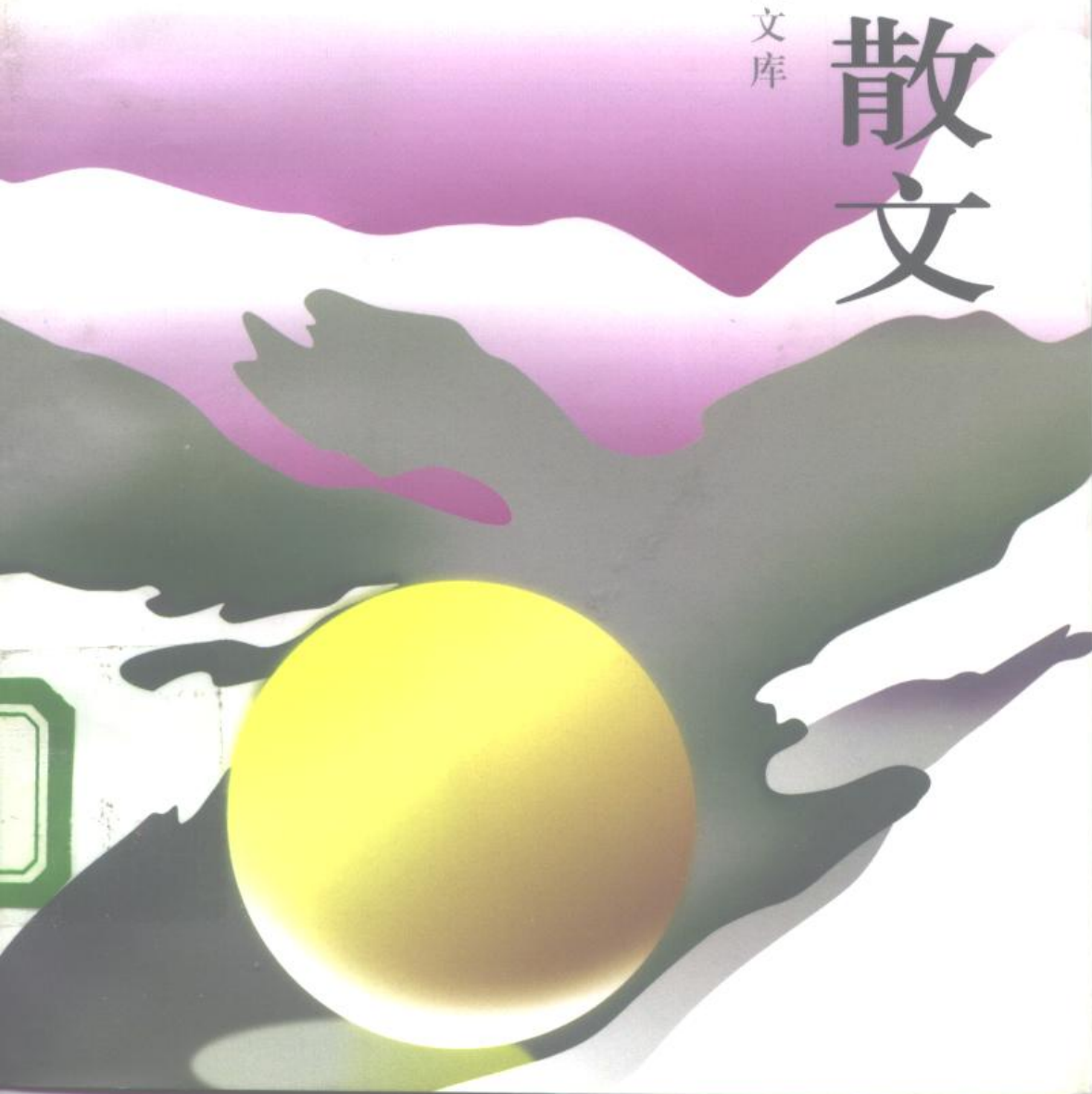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叶圣陶散文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

卢今 范桥 编

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

| 叶 | 圣 | 陶 | 散 | 文 |

(下)

卢 今 编
范 桥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目 录

卷十 教育论

/ 从焚书到读书	3
/ 何所为而学习	5
/ 养蜂	7
/ “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”	9
/ 勒令转学	11
/ 报销主义	15
/ 略谈音乐与生活	20
/ 助学运动	23
/ 慰问教师	26
/ “为己”	
——给青年同学	29
/ 有志青年何必一定要高攀学府的门墙	32
/ 记教师的话	34
/ 师生之谊	38
/ 教师必须以身作则	40
/ 教师怎样尽责任	45
/ 排除“空瓶子观点”	49

/ 带点儿教育意味的事都一样	54
/ “瓶子观点”	57
/ 学习不光为了高考	60
/ 《晴窗随笔》(选录)	62
/ 立志自学	83
/ 我呼吁	85
/ 关于师范教育	89
/ 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	96

卷十一 日记两种

/ 旅川日记 (1961年4月24日至5月10日)	101
/ 内蒙日记 (1961年7月29日至9月2日; 9月5日至9月23日)	1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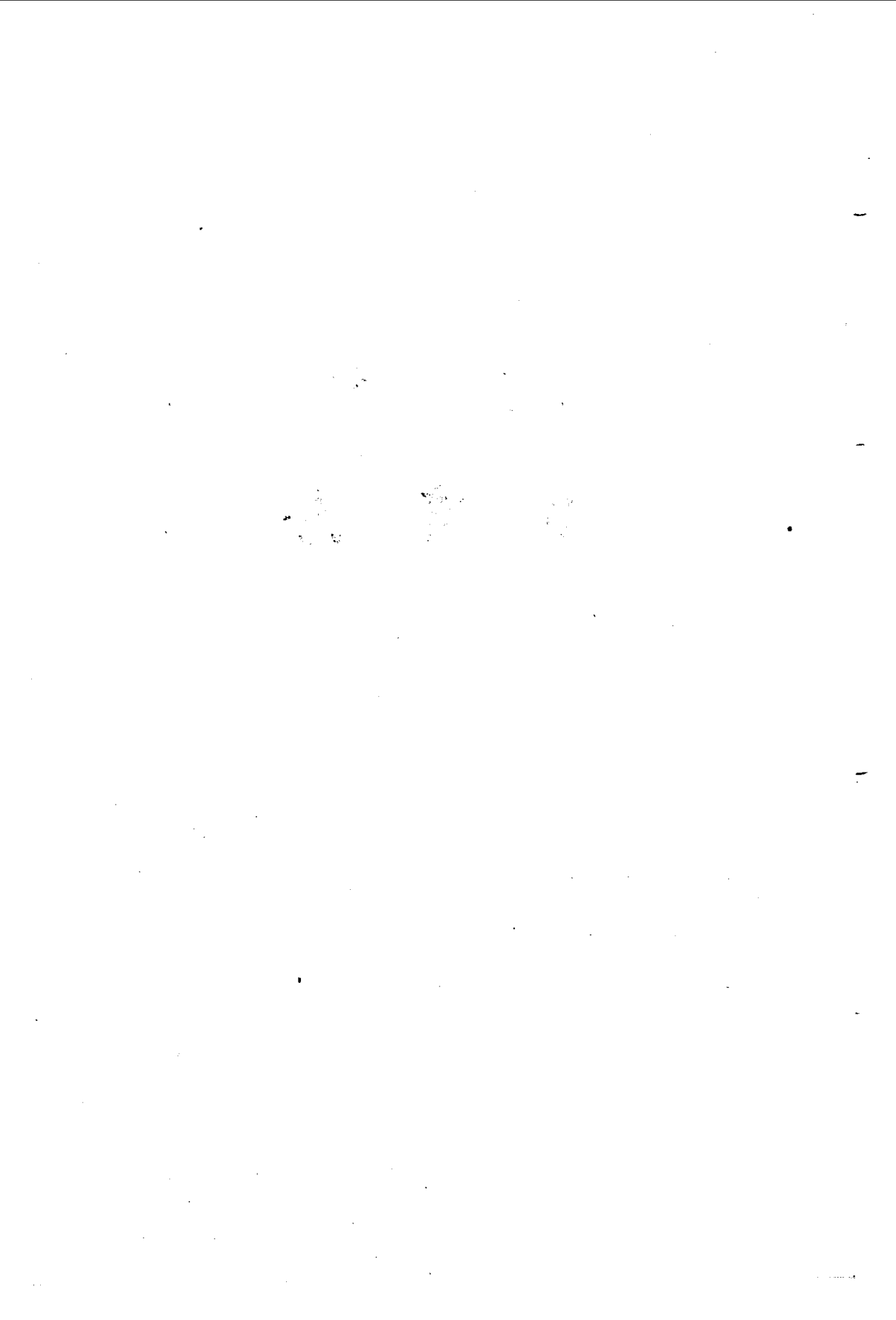
卷十二 序跋

/ 《未厌集》前言	189
/ 《倪焕之》作者自记	190
/ 《脚步集》作者自记	192
/ 《十三经索引》自序	193
/ 《圣陶短篇小说集》付印题记	195
/ 《未厌居习作》自序	196

/《四三集》自序	198
/《国文教学》序	200
/《西川集》自序	204
/《叶圣陶童话选》后记	205
/《叶圣陶文集》第一卷前记	207
/《叶圣陶文集》第二卷前记	209
/《叶圣陶文集》第三卷前记	210
/ 翻译本《倪焕之》序	211
/ 英译本《叶圣陶童话选》序	213
/《倪焕之》重印后记	216
/ 童话集阿拉伯文译本序	218
/《叶圣陶论创作》的说明	220
/《中国现代作家丛书——叶圣陶》序	222
/《天方夜谭》序	224
/《天鹅》序	240
/《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》序	242
/《中日战争》序	245
/《化学奇谈》序	247
/《二十五史》刊行缘起	249
/《清人绝句选》序	252
/《二十五史补编》刊行缘起	254
/《我与文学及其他》序	257
/《笔记文选读》序	259
/《抗战八年木刻选集》序	265
/《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》序	268
/《少年们的一天》序	270

/《忘不了的事》序	274
/《挣扎》序	276
/《我》序	279
/《熟悉的人》序	281
/《我和姐姐争冠军》序	284
/《苏州园林》序	287
/重印《经典常谈》序	291
/《闻一多全集》重印后记	294
/重印《化学奇谈》序	296
/《西谛书话》序	298
/《丰文恺漫画选》序	300
/《中国现代作家丛书——茅盾》序	304
/《夏丏尊文集》序	305
/《中国现代作家丛书——朱自清》序	309
/《母亲的话》序	313
/《洁本小说》重印后记	317
/《吴伯箫散文集》序	319
/《刘海粟论艺术文集》序	321
/《王统照文集》跋	327
/《〈儿童文学〉二十年优秀作品选》序	332
/《丰文恺文集》序	335
/《郑振铎文集》序	339
/《国文杂志》发刊辞	343
/《进步青年》发刊词	348
/重印《小说月报（十八卷第七号—— 二十卷第六号）》序	352

卷 十
教 育 论



从焚书到读书

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，有所谓“智慧”。以有智慧故，从最初劳动时或惊骇时所发的呼声，进化而为互通情意的语言，由语言而造出文字，用文字记载事物，产生“书”这一类东西。

书，又是奇怪的东西：说它可爱呢，书确然把人类过去从奋斗中得来的经验和理论告诉后来的人，给后来人指出努力的方向。说它可恶呢，自从书把经验和理论告诉了后来人，就使阶级化了的人类社会常常感到不安。

在可恶这一点上，二千一百多年前聪明的秦始皇已经感觉到了，他就采取激烈手段，索性把藏在民间的书统统付之一炬。这个手段究竟太激烈了，不久就有不读书的刘项二人起来把妄想传之万世的秦朝打倒。后来的皇帝更加聪明，他们知道既然有了“书”这件东西，要根本毁灭它是不可能的，与其“焚”，不如索性让人家“读”，不过“读”要有一定的范围，一定的方法，于是找出几种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支配阶级的理论的书，定名为“圣经贤传”，其他诸子百家就是“异

端邪说”，都在“罢黜”之列，此外还定下个“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”的科举制度。一般人读了圣经贤传，不难在科举制度下名利双收；要是读异端邪说的书，就是“非圣无法”，可以使你身首异处。那时奖励青年们读书有四句口号道：“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尔曹；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。

现在科举制度早已废止了，但是科举的精神依旧存在。政府的煌煌明令，学者名流的谆谆告诫，都说“青年应该读书”。读什么书呢？他们没有说，大概是因为有所谓“标准”在，不用细说了。合乎标准的，读了有文凭可拿，有资格可得。不合乎标准的，就等于从前所谓诸子百家，是异端邪说，教师不敢介绍，书店也不敢刊行，青年们更少有读到的机会了。不过社会究竟在进步，口号和以前不同了：“非圣无法”现在简称为“反动”，“……唯有读书高”现在变而为“读书救国”了。

从“焚书”到“读书”，方法和口号尽管在变换，精神却是一贯的。我们不知道叫学生埋头读书的学者名流有否想到这一层。

1932 年

何所为而学习

现在抛开“唯有读书高”的“读书”，从青年自身成长上说，书是究竟要读的。不过“读书”该把它看作人生一部分活动，包括学习的一切过程在内。要是单就字面看，以为“读书”就是把一本一本的书读过，此外没有别的事了，那就非上当不可。上当的人实在很不少，小学生捧着《自然教科书》米呀麦呀无异读国文，一年一度的远足跑到田野间，看见稻和麦子依然“陌生”，非上当而何？

为免生误会计，说“读书”不如说“学习”好。并且，书虽然“把人类过去从奋斗中得到的经验和理论告诉后来的人”，但是书的功能并非不能被代替的；如果动物园、植物园、博物院、无线电广播、有声电影等等不为玩好或营利而存在，能够供社会大众普遍享受，那时候不用说书，就是文字也将成为可识可不识的了。而参观动物园、听无线电广播、看有声电影等等还是学习，与读书一样。

学习不能没有中心；换句话说，学习这个，学习那个，要明白何所为。将趋向“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

的个人主义”呢，还是趋向“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”？对这个问题不作决定，学习就像盲人骑瞎马。

年份是1932。人是被压迫的中国的人。环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对准我们的胸膛，国际帝国主义罅漏百出，各自为最后的挣扎。想到这些，何所为而学习就可以决定了。

决定了，于是读历史、地理，为这个；学物理、化学，为这个；体操，为这个；画图，为这个。知道人是终身在学习的途中的，就预备终身“为这个”而学习。

虚无主义的“无所为而为”，应该化为“时代”脚下的泥土了！

1932 年

养 蜂

近年来我国有一种新兴事业——养蜂。蜂种从意大利买来。据说我国的蜂不曾经过遗传上的选择，不适宜用新法养的。

养蜂可以增益国产，养蜂可以沾光厚利，养蜂的人这么说。这不是群己两利么？这不是理想事业么？于是养蜂的人多起来了。

养蜂原来有两个目标，采蜜和分房。养蜂的人能够用不同的管理方法操纵那班飞行的工人；要它们酿蜜就酿蜜，要它们繁殖就繁殖，而一般的目标大都在后者，就是要它们做传种的工人。

理由是很明白的。意大利种，增益国产，沾光厚利，谁听了不动心？谁不想分几房来试试？所以蜂种卖得起钱。卖蜂种还可以营副业。人家买了蜂种，就得使用养蜂的一切家伙；制造了蜂房、巢础、隔王板、摇蜜机等等卖给人家，也可以沾不少的光。

“人同此心”，买蜂种的人的打算和卖蜂种的人一样，他的事业也是卖蜂种，卖养蜂应用的家伙。大家把采蜜的事看

得无关紧要；也可以说，差不多把蜂能酿蜜这一项常识忘了。

然而采蜜究竟是个不该放弃的目标。惟其采蜜，分房才有意义；蜂的数量愈多，蜜的产量也愈多。现在不然；前一回的分房只是后一回的准备，后一回又是更后一回的准备，而并不希望采什么蜜。这样，养蜂就成一种空虚的事业——原说增益国产，实际上却没有“产”，岂非空虚。

可是市物上并不缺少蜜。新式的养蜂家也有长瓶矮瓶盛着蜜陈列在玻璃橱里作幌子。据说这些都是不曾经过遗传上的选择的“国”蜂的成绩。“国”蜂虽然蹩脚，却供给了真实的蜜。

这情形恰同我们的教育事业相像。

前几年有人提出“循环教育”这个名词，讥议教育事业的空虚；大意好像说人所以要受教育，原在受些训练，学些技能，准备给社会做些真实的事；但是教育事业的实况并不然，先前受训练学技能的学生后来成为先生，去教诲后一辈，后一辈后来也成为先生，又去教诲更后一辈，如果一辈辈都不曾动手，丝毫真实的事也没有做。这些受教育的无异新式养蜂家所养的蜂，他们是不酿蜜的。

在鼓吹教育价值的言论里，增进生产呀，发扬文化呀，提高生活水准呀，总之，天花乱坠。而实际只成了“循环教育”，一条周而复始的空虚的练子。这无异养蜂家标榜“增益国产，沾光厚利”，而实际只做了卖蜂种的营业。

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农人好比“国”蜂。他们被摈在教育的新式蜂房以外，但是他们供给真实的蜜。无论谁吃一点儿蜜，总是他们的。

1932 年

“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”

今天看见珠先生的《教科书大倾销》一文。他说教科书“既是有关儿童教育的特种‘商品’，自然更应该比较比较，”又说：“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”实属必要。我新近编成了一部小学国语课本，对于他的话有深切的同感。

国语课本既由书店出版，而且也涌进“大倾销”的浪潮，预备七折八扣地出售，其为“商品”自无疑义。但是当制造这宗“商品”之初，我虽然不想戴起“为文化服务”的大帽子，却也有一点儿“非商业”的微意。我们的弟兄辈读的是“天、地、日、月”的教科书，我们的儿女辈读的据称是“儿童文学”，然而事实告诉我们，“天、地、日、月”和“儿童文学”同样不相干，儿童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如果确有进展，完全由于别的因缘。别的因缘未必保证可遇，而课本却是天天拿在手里的，为什么不编一部课本，以确能发展儿童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为目标呢？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是能力的问题，姑且尽力为之却是我的野心。于是我提起笔来。

对于内容的安排，我作通盘的筹划，不取那种“拉在篮

里就是菜”的办法。对于文体的采纳，我主张兼容博取，而且各篇须是各体的模式。对于课文的撰作，我希望念来上口，与平常说话一样，而且不背于名理。这样制造出来的“商品”是否适应“主顾”的需要，是否堪为小学教育的优良工具，我虽也曾当过近十年的小学教师，可不敢自己下判断，唯有敬候全国小学教育者“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”了。

在“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”之下，假如我的书有一点儿可取，那么，即使在“大倾销”的浪潮里落了伍，从事营业竞争的出版家固然吃了亏，而编书的我却堪以自慰了：对于少数读到我的书的儿童，我总算贡献了一份微薄的礼物。反过来，如果我的书绝无可取，或者竟是有害于儿童的毒物，那么，即使在“大倾销”的浪潮里占了先，从事营业竞争的出版家固然利市十倍，而我的粗制滥造之罪且将终身莫赎！

老实说，在以营业为唯一前提的出版家是不希望有什么“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”的。但是，为教育前途计，对于教科书这宗特种“商品”必须有“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”才行。同时，在抱有一点儿“非商业”的微意的编书者如我，“大倾销”的成败非意所存，“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”才是我所切盼的。

1933 年

勒令转学

勒令转学的办法不知道是谁发明的。现在很通行，并且酿成了自杀案。在从前，学校觉得某一个学生不行，不堪造就，干脆把他斥退了事。他还念不念书，他有没有地方念书，一概不管。勒令转学的办法可不然，似乎很为家长所花的资本和学生的学业打算，只叫你转个学罢了，读了一学期一年级的还是进一年级，读完了一年级的照例升二年级，你一点儿不吃亏。这办法又似乎很顾全学生的面子，拿了一张转学证书，跑进另外一个学校，注册，缴费，你照样当你的学生，从前种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。然而教育者的昏庸卑劣，就在这办法上显露得非常明白。假定学生的不行是真的不行，教育者自问无能为力了，只得推出去完事，这无异宣告他们对于教育事业完全不能胜任。教育事业是应该锲而不舍的，无论怎样不行的材质，总得不放手地加功夫上去。何况现在那些被勒令转学的学生并非真的不行，不过多一点儿血气，怀着一腔忧愤，参加了所谓救国运动，如是而已。这样的学生，即使作事不怎么周妥，总该得到教育者的同情，因为教育者跟